

《親愛的房客》：放置在台灣當代景觀中，一份難言之隱的「愛」

文：李佳軒

(本文選自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2020/10/30 藝文版)



小男孩悠宇一個人握著雙膝想多在黑暗的客廳裡，窗外是基隆港傍晚後準備出海或是回港的燈火，他應該是想等著什麼。等著能擁抱他的人靠近他、等著熟悉與親近的家人打開電燈……在這一黑暗之中，他只是想要一些光亮讓他不這麼害怕，害怕的是什麼？是他不夠瞭解的秘密、或者為什麼突然抓走健一「把拔」、還有阿嬤去了哪裡？還會不會在半夜裡難受的喊痛。

是啊，這世界有好多很痛、麻煩又一點也不想面對的事情，但我們都在《親愛的房客》裡面對了。

莫子儀飾演的林健一是住在頂樓的房客，他打理好了所有關於這一棟房屋的大小事，煮年夜飯、照顧年邁身患糖尿病的周秀玉，甚至也像父親一樣幫九歲的男孩悠宇簽聯絡簿，像是理所當然家庭核心的父親兼母親一樣，彼此互生活著。但他名義上卻什麼也不是，連鮮少回家欠債跑到中國的二兒子都不如，連年夜飯都無法坐下來圍成一個圓，一個人默默在頂樓的陽台上眺望。

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是一個真正的「媳婦」，或者說因為他愛的是一名男人，而這名男人正是這家裡死去的大兒子。逝去的兒子、留下來的孫子，已經不堪病魔痛楚的周秀玉，揭開了人生終點前的所有衝擊：一是同性伴侶到底正常與否、二是善終安老的無法、最後是面對組成家庭關係裡始終缺席的一部分，像是那些始終糾纏在我們價值觀裡「正常」相反的另一端，到底該怎麼是好。

《親愛的房客》所論及的主題與衝突，其實在台灣電影中並不罕見，關於同性的愛、家庭衝突的、死亡陰影的、城市邊緣的、身懷重症痛苦的……，這一切都成為了導演鄭有傑處理關於一份難言之隱的「愛」最大的基點，放置在了當代的台灣景觀中，變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親愛的房客》由莫子儀、陳淑芳主演、更有金鐘視帝姚淳耀加持，演譯為妙家庭關係。愛是一種即便你知道前方擁有世界上所有最麻煩、感覺不公平與難過的挑戰等著你，還是會讓你無所畏懼的接受並前進的事情。健一是這樣的：他聽著「阿姨」刻薄的問道他不要忘記了他無論如何都無法讓死去的兒子回來，依然幫她敷藥；他追著悠宇在港邊被回絕，質疑他到底是誰，還是願意不守護著他；或者他深愛的那個男人，曾經隱瞞著他結了婚生了孩子，還是一起回到了彼此身邊一起攀登在一座又一座的高山之上。我說相愛或許就是這麼一回事，在黑暗裡試著要為彼此點一盞燈，讓生活過下去。

「沒有我你應該能過得比較輕鬆吧……」

「但有你我比較快樂吧！」

決定三人一起到法院登記領養的那天，悠宇問了健一這句話，厭世的他始終板著一張過於早熟而憂傷的臉孔，確實是個正常社會價值觀念裡那種家庭不健全、或是需要諮商輔導一樣的孩子，但我們卻從這句對白裡就知道，孩子只是害怕愛是不是真的，那些或許曾經在記憶裡經歷過二個爸爸一起開心的新年，會不會都只是一場夢境？而他所不瞭解為什麼阿嬤在那一夜說自己什麼都看不見，一片漆黑，將他喚醒後說的那些像失覺的話語，直不直得當成一個真的事情，悠宇像是一個中介在所有戲劇衝突底層毫無直接衝撞，卻又握有了核心關鍵的角色。

鄭有傑將白潤音所飾演的悠宇調度搭上了莫子儀和陳淑芳的調性，三人所真正組成的家庭雖然僅僅幾天時間，濃縮在了一張法院前的相片之中，但其實他們早已一起走了好久好久。那些好久的生活之中，讓阿嬤早已放下了所有成見和遷怒，早已在心底感恩著這英俊的男媳婦。

我想起了南尼莫瑞迪在《人間有情天》的結尾，電影裡同樣是失去了年輕兒子的一家人旅行後，終於見到了那位信中可能初戀的女孩，知道兒子曾經在這世界上擁有了人生之中一個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經歷的幸福時光，似乎釋懷了一些。周秀玉問著健一：「兒子到底和你在一起的時候幸福不幸福？」那樣的情感同樣飽滿而動人，含著許多哀傷之後的溫情。

從檢察官對話中「如果今天我是女的你還會問我一樣的問題嗎？」延展出來性別和組成家庭的衝突，再一次電影裡當人們知道健一是同性伴侶時並不會刻意以「異樣」角度去觀看瓦解。隨著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我們看見一樣邊緣的家庭問題存在於城市的角落，年老病痛的、伴侶間爭執後的，或是如同《楸山節考》、《愛慕》這類嚴肅論及安老善終爭議的作品，悄悄地都放進了《親愛的房客》中。

在健一記憶裡一片迷霧茫茫和深愛的男人攀登的高山，是那恐懼和陰影的存在，深夜來臨後的黑夜裡，是因擁有了為了答應好好照顧悠宇，一個所謂不輕鬆的負擔，再次搭起的帳縫裡，即便是那樣知道世界會有好多好多麻煩的未來，他依然告訴了悠宇，**要相信有人愛他**。

黑暗之中會有光。不是遠方山坡基隆港口閃爍不真實的燈火，反而是夢裡擁有翅膀的音符，輕輕的、溫柔的，傳遞所有曾經擁有過一個家與彼此的美好。

【提問與思考】

1. 「你/妳相信有愛嗎？」「你/妳會怎麼被愛呢？」「你/妳又會怎麼去愛呢？」活著的一生，這三個提問與答案都呈現出我們對自己活著的意義，甚或是價值。那麼，你/妳會怎麼來回答，來思考，這三個提問呢？
2. 『在黑暗之中會有光！』片中的健一給我們最好的詮釋，他因為有了愛於是不計代價的照顧著逝去伴侶的母親與兒子，而當自己遭受不平，無以為繼之時，伴侶的兒子回應了那道微弱又溫暖的光給健二……那麼，你/妳願意相信即使我們走進了幽暗的人生黑洞之中，仍然會有那麼一抹微弱的光引領著我們繼續前行？如果不能相信了，又因為是什麼造成的呢？當不能相信之時，我們又可以為自己做些什麼溫暖的舉動嗎？
3. 「如果今天我是女的，你還會問我一樣的問題嗎？」在同婚合法後，我們要怎麼去思考即使是同性婚姻，也能夠擁有一樣的權利與對待態度呢？你/妳會怎麼做？你/妳又願意做些什麼？